

中国卡通 文字书

蓝漠的花

1 文字版

Wonder flower

蓝漠偶得花花变身优质美少女，亦锋慧眼独具巧辨真伪，而真相却如此悲伤……
一朵神秘头花带来的奇异冒险，一颗纯洁之心的真诚宣言，超人气校园魔幻小清新来袭！

申小外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卡通 文字书



Wonder flower

蓝漠的花 1

文字版

申小外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漠的花 : 文字版. 1 / 申小外著. — 北京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148-1687-7

I. ①蓝… II. ①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81506号

LANMO DE HUA
WEN ZI BAN 1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吴翠兰

责任编辑: 万智鹃

插图绘制: youzt

封面绘制: 百无月牙儿

责任校对: 张莉

著者: 申小外

美术编辑: 许媛

责任印务: 钟景西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1

传真: 010-57526075

发行部: 010-57526568

网址: www.ccppg.com.cn

电子邮箱: zbs@ccppg.com.cn

印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60mm × 980mm 1/16

印张: 15.5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40千字

印数: 35000册

ISBN 978-7-5148-1687-7

定价: 20.0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539)

Preface

自序

消失的汤泡饭

小外

我家楼下有一家卖煮鱼圆的小店，店主是个手脚麻利的白发老太，模样像是出自宫崎骏笔下，皱纹从鼻尖拉到耳边，一双手力大无比，握住漏勺猛地一抖，再微微向左一撇，三颗鱼圆干脆利落地跌进塑料碗里，外加两瓣煮得透明的白萝卜，酱汁不多不少只添一勺。冬天捧着鱼圆走在大街上，热汤泛出白雾挡住视线，世界刚好只剩一只碗那么大。

这家鱼圆诚意十足，鲜鱼肉剔了刺，打软了揉成团，咬下去咯吱作响，只可惜店铺逼仄几乎无处落脚，我通常站在店门口连汤带水吞下一碗，再折回去要第二碗，连酱汁都喝得一滴不剩。遇到一个大雪天，我照例去吃煮鱼圆，捧着塑料碗缩手缩脚地站在店门口，眼看雪花争先恐后飘进碗里，只好抬脚折回店里，脊背贴着墙，下巴挤在滚着鱼圆和白萝卜的大缸前。“我能站在这儿吃吗？”我小心翼翼地问卖鱼圆的老太。她抬起眼皮瞧了我一眼，不答反问：“来份汤泡饭吗？”

我不由得抬头去看墙上的招牌——煮鱼圆，小份六元，大份九元，哪里也没有提到过什么汤泡饭。不等我开口，老太已经掂起漏勺伸向大缸，勺柄

越埋越深，一直探向缸底，随即在缸底忽地一旋，拎出水面，居然舀了满满一勺米。那米看上去像在酱汤里熬了很久，每一粒都被汤汁浸透，软得似要融化。老太扬扬漏勺示意我把碗递过去，带着一脸深知我识货的严肃神情一抖手，漏勺向左一撇，一捧米饭落进我的塑料碗里。

我慌慌张张收回碗，瞧见那淡褐色的米饭将碗里的鱼圆裹了个严实，正要落下叉子，又听老太高声说：“捣碎，捣碎啊。”她比了个向下戳的动作，鼻尖上的皱纹都随之抖了一抖。我诚惶诚恐地学着她的模样用叉子将鱼圆捣得稀碎，和碗里和米饭拌了又拌，征询地瞧她一眼，这才下口。

只花了三分钟吞下这一碗鱼圆汤泡饭，连碗壁上的米粒和残渣都没放过，鲜美至极的滋味几乎在我脑袋里盘旋了一整天。第二天我特意比平常更早去吃煮鱼圆，天还没有黑，大雪依旧下个不停，我挤在大缸前郑重问道：“来一份汤泡饭好吗？”

不料卖鱼圆的老太一脸惊异地瞧着我，又指了指墙上的招牌：“这里只有煮鱼圆。”“没有汤泡饭吗？”这下轮到我惊诧，扒着大缸想要往里瞧，“昨天这缸底明明有一层米饭的呀，褐色的，熬了很久的……”我双手比划，还一把抢过那老太的长柄漏勺插进缸里，探向缸底用力一舀——竟只有汤水。

“都说了没有什么汤泡饭的呀。”老太莫名其妙地夺过漏勺，三颗鱼圆和两瓣白萝卜跌进碗里。

汤泡饭再也没有。

《蓝漠的花》就是一个“汤泡饭再也没有”之后的故事。我至今也不

知道消失的汤泡饭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总有人知道。世间一切奇妙的事总是发生得无声无息，仿佛根本就不存在。不过啊，你愿意相信它存在，它就存在。而十几岁的时候，是我最愿意相信一切不可能通通存在的年纪。

所以在写了很多年故事之后，我终于写了这么一个充满食物和少女心的故事，给十几岁的少年少女们。有点儿好笑，有点儿可爱，有点儿热血，有点儿荒诞，又有点儿稀松平常，还有那么点儿隆重的温暖。在为“蓝漠”漫画版写脚本的时候，经常听到有人说对着画面流口水，我也常常被朋友们吐槽为“笔下全是食物”星人，所以，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有点儿饿。

献给年轻有趣的你。



蓝漠

的



1

文字版

C O N T E N T S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新雅大小姐	灰姑娘与烤鸡腿	那女孩真的是她吗	空中咖啡店之夜	倒雷的电梯日	哎呀，巧克力	喂，美少女你哪里来的	原来是只狗	希斯先生的魔幻旅途	还是那朵倒雷的头花	我就站在你面前	原来是头花啊
115	105	93	83	73	65	57	43	33	23	13	1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雪夜	科多伊大人	唱一首歌	夹竹桃树下	黑色彩排日	再见，我的朋友	雀与鲸剧团	森林里的艰难时刻	石头真的可以炖汤啊	独角兽先生	闪闪蛋包饭	最孤独的舞蹈
231	223	213	203	193	181	173	163	153	145	135	125

原来是头花啊

Chapter. 1





我梦见自己穿着一条紫色纱裙。

裙摆足有两米长，铺开在波光粼粼的地板上——别问我为什么地板会波光粼粼，这只是个梦嘛。我弯腰捞起一侧裙摆，踏着满地光晕向前方跑去。地板渐渐变得细长、窄仄，道路的尽头，似乎有什么在那里等我。

到目前为止，这个梦都是非常令人愉快的。

我在甬道上狂奔，一不留神视线扫过道路两侧高大整齐的灰色反光镜面，很不幸，那个即将破坏我美梦的怪物出现了——它长着怪物常见的丑陋身躯，钢翅铁爪，尖角獠牙，像一团巨大的黑色火焰，悬浮在我的后脑上方。

我一扭头，就看到了它的脸！

它长着一张极其熟悉的美少年的脸，白皙、清秀、双眸光亮，正笑得浑身发颤。它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狂笑着追赶我，一边从我后脑上方送来瓮声瓮气的嘲笑声：“蓝漠，你真的要穿这身衣服出门吗？”

我尖叫一声，从悲惨的噩梦中醒来。

我叫蓝漠。

在噩梦里惨无人道地嘲笑我的那个人，是我的死党刘亦锋。我和他的损友生涯已经持续了十年以上，可惜我技不如人，次次惨败，永远被他气到吐



魂。

比方说上周一，我下了很大决心才把一条淡黄色带滚边、下摆好似一把伞的中世纪淑女款连衣裙套上身，站在镜子前再三确认——衣领没有打卷、纽扣没有系错、裙摆没有一丝褶皱，才走出了家门。

我以为，我这副打扮能让刘亦锋茅塞顿开，终于意识到我也是一个需要被怜香惜玉的温婉美少女。结果，他耻笑了我整整一上午——

“蓝漠，你是在玩Cosplay^①吗？”

“啧啧，你以为穿成这样我就能分辨出你的性别了吗？”

“你永远是我的好兄弟哟，蓝漠。哈哈哈哈哈……”

听到这绵绵不绝、阴暗邪恶的笑声了吗？如果不是这身连衣裙袖口太紧放不开拳脚，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与他展开“决战”。

再比方说昨天早上，我把脑袋埋在桌子下方，首度尝试涂抹传说中的“润唇膏”：手捧一面小圆镜子，微微张开两片嘴唇，小心翼翼、如临大敌般地缓缓转动唇膏棒……如此微妙的时刻，刘亦锋一掌拍在我的后背上，唇膏瞬间戳中了我的鼻尖！

我满脸怨怼地抬起头，他立刻投来无辜的眼神：“蓝漠，你在下面偷吃什么东西啊？满嘴都是油！哦不，是满鼻。”

我第一千零一次燃起了想要将他灭口的怒火。

老实说，我不是不想成为长发披肩、温柔似水、穿着拖地长裙（但绝不会被自己绊倒）的那种女生，不过很可惜，我不仅长了一张无力回天的娃娃脸，还拥有满头自来卷，如果我不扎马尾的话，脑袋就会像狗毛一样蓬松！

另外，我的衣柜里永远只有属于女汉子的运动服和连帽衫，至于那条被耻笑的中世纪淑女款滚边连衣裙……不好意思，我已经扔了。

总之，我做女生还真是失败呢。

① Cosplay是英文Costume Play的缩写，一般指利用服装、饰品、道具及化妆来扮演动漫作品、游戏中的角色。

就在这天下午，当我穿着一件胸口印有怪兽大学图案的连帽衫，双手插兜走在学校后巷时，头顶忽然被几滴雨水砸中，眼看着就下起雨来。

说好的“晴空万里”呢？天气预报真是鬼话连篇。

我举起书包遮在头顶挡雨，顺势踏上脚边的台阶。右手边那家店铺恰好开着门，我高喊着“打扰了！打扰了喂——”钻进了店里。

“有人吗？我来躲个雨呀。”我缩着脖子嚷道。

把书包从头顶挪开，抹了一把眼脸上的水珠，我终于看清这偌大的店里空无一人，仅有三只橱柜。

橱柜是普通的橱柜，橱柜里的玩意儿却很扎眼：手镯、项链、钥匙扣、手机挂件……通通是玻璃制品，玲珑剔透，锋芒侧漏，在昏暗的屋子里投影出一地喧嚣来。

我甩开书包一溜烟儿凑到橱柜前，脑袋都快嵌进玻璃板，恨不能将所有





美物收入囊中。

我鼻尖正对着的，是一朵美得楚楚可怜的紫玻璃花朵。

那花朵形态很妙，如果非要形容，请想象一根细针刺破一颗水珠，在水花几乎要飞溅而出、却将出未出之时戛然而止——那就是花瓣。

我把脸挤扁在玻璃板上，眼巴巴地望着那玻璃花，手不知不觉伸向了牛仔褲口袋——想知道自己究竟带了多少钱。

就在我默默盘算的同时，屋子尽头原本光滑无瑕的墙壁上十分不科学地显露出一扇门的轮廓，伴随我惊恐的目光，那门吱呀一声滑开了。

还好，门后既没有僵尸也没有厉鬼，只有一位老妇。她撩起布帘迈进了前厅。

那老妇裹着珊瑚绒长袍，缓缓朝我走过来，行动之缓让我几乎以为她走着走着就凝固在了半路。我见状想上前搀扶，被她倨傲的目光制止——果然是位很有个性的老太太呢。我擦了擦脑门上的汗。

“想买什么？”老妇人终于不远万里走到我面前来。

“那花。”我干脆地说。

她微微抬起的下巴在半空停顿片刻，嘴角咧出一抹笑，拉开橱柜捻起我看中的那朵花递到我眼皮底下：“拿着吧。”

“送……送我？”

“怎么可能，做生意哪有赔钱的道理。”老妇人佝偻着背，五根皱成核桃状的手指摊在我面前，“一百二十三块，少一分都不行。”

我拔出插在裤兜里的右手，硬币丁零哐啷散了一地。

“这可是我的全部家当哇……”总算凑齐一百二十三块，我将手里的零钱翻来覆去数了三遍，依依不舍地交出去。

那朵紫玻璃花终于落到我掌心。

“原来是头花啊。”

我摸到花托下黏着的一根细长的发夹，刚想往头上戴，却被那老妇人一

掌拍在后脑勺——“这么心急做什么？！回家对着镜子好好戴才是啊！”

“是……是……”我眼冒金星，连忙点头称是。

既然现在不能戴，那就装起来好了。我捏住头花老实地塞进口袋，不料后脑勺又挨了一掌——“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能装在口袋里？！当然要捧在手里才是啊！”

“是……是……”我两手一哆嗦，头花咣当落地。

还好，没碎。

自从受了那位御姐老妇两掌，我对这头花相当地毕恭毕敬。

晚上回到家，我吹掉书桌上根本不存在的灰尘，取出头花端放在桌子中央，先对着它虔诚地鞠了一躬，然后颇为讨好地摸了摸它的花瓣……总之，生怕冥冥之中再挨一掌。

为它接风洗尘过后，我终于站在了穿衣镜前。

镜子里那位头发蓬乱、睡衣磨出了毛球的少女正在观察自己额头上的一颗青春痘。这痘又红又肿，顶端已经冒出白头，看起来呼之欲出、惨不忍睹。

我忍住想要挤掉它的冲动，挪开视线，把紫玻璃头花别在了四处乱飞的鬓发上。

刹那间，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噢，是那颗痘。

那颗引人注目的青春痘忽然从我的额头上凭空蒸发，连一丝痘印也没留下！

零点零一秒之后，我惊恐地意识到不仅仅是那颗痘，还有我蓬松的自来卷、松垮的睡衣、惺忪的双眼皮，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头动物皮毛似的顺滑长发、光洁雪白的脸颊、细长挺拔的鼻梁和不可思议的清澈眼神。

我惶恐不安地盯着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也盯着我。

我张了张嘴，她也张了张嘴。



我没有发出声音，她当然也没有。

一瞬间，焦躁与喜悦从胃部腾起——我好像明白了，镜子里那位长发披肩的美少女，就是我本人。

“这这这……这样不太好吧？”我满怀狂喜、十分不矜持地捧住了自己的脸，“我……变身了？！”

我双眼呆滞无神、内心翻江倒海地瘫坐床边半小时，终于接受了这个梦幻的事实——只要戴上那朵莫名得来的紫玻璃头花，我就能变成天生丽质、如假包换的美少女。

不信是吗？你看着啊——

我把头花戴上又摘下，摘下又戴上，戴上又摘下……于是，镜子里的女生便在纯女汉子和温柔病娇美少女之间来回切换，叫人瞠目结舌。

“这么心急做什么？！回家对着镜子好好戴才是啊！”

“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能装在口袋里？！当然要捧在手里才是啊！”

老妇人粗暴的声音回荡在耳边，后脑勺那两掌似乎还残留着余温。

溜出家门，我朝学校后巷跑去，打算去那家店问个清楚。

后巷人烟稀少，我绕过一家家店铺、一条条窄巷，时不时绊倒在石砖、垃圾堆和流浪猫栖息的纸箱子上，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下午那家店。

当然，寻找的过程中但凡路过任何反光物体（哪怕是一摊积水），我都会忍不住停下来左照右照，喜上眉梢。

原谅我，我可是十五年来第一次长成这副模样啊！

走着走着，前方忽地闪过一个瘦高挺拔、驯鹿似的校服后背。

“喂喂，刘亦锋！”我立即喊道。

我这位朝夕相处的损友回过头，视线毫不犹豫地绕过我，茫然地环顾街道四周，直到发现我堆积已久的笑脸才终于朝我点点头：“你叫我？”

“当然是……”我停了下来，忽然意识到我现在这副样子对他来说是

个陌生人，于是立刻改口，一脸讪笑，“是我叫你呀，你一定不认识我吧？不过我认识你，十二中篮球队的刘亦锋对吧？风云人物嘛，没有人不知道你。”

“哈哈……是吗？谢谢夸奖哟。”该死的灿烂笑容立刻爬上他那标准阳光少年的面孔。

我恨得牙痒。

左手在背后攥紧了右手手腕，不断提醒自己现在的模样，摸索着挤出一个温柔可爱的笑脸：“是呀，我听说你很久了，有机会的话很想看看你打球。”

“好啊，随时可以。”

“我叫阿紫。”我慌慌张张给自己编了个名字，“我们现在也算认识了。我还没吃晚饭，一起吃？”晚饭我当然已经吃过了，不过难得刘亦锋看上去这么纯良温顺，好像无论我说什么都不会被拒绝似的。

“行，我请你。”他果然痛快答应。

“还真是殷勤呢。”等他转身，我低声吐出一句。

默默跟在他身后，我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慌。

他该不会对“阿紫”一见倾心吧？但阿紫不就是我吗？

算了，犯不着太认真。

麦当劳就在对街，我和刘亦锋坐在二楼靠窗的桌边。

我面前的托盘里堆满了鸡翅、薯条、甜筒、汉堡。刘亦锋面前只有一杯冰可乐，看来他已经吃过晚饭了。

平常我拖他来吃麦当劳，运气好的话放学时他会买个汉堡塞给我，运气不好的话——比如赶上他篮球训练，我只会收到一张光秃秃的外卖电话单：

“想吃什么自己打电话叫，顺便帮我要一对鸡翅，不辣的。”

敢不敢再敷衍一点？



“你还不吃？”他指了指我托盘里满得快要溢出来的食物。

“吃，这就吃。”

我怀着悲壮的心情撕开汉堡的包装纸，狠狠咬了一口下去，随即心虚地缩了缩身子，把牙齿从一大口汉堡上挪开，轻轻地咬住汉堡的二十分之一。

你知道的，汉堡的二十分之一只有面包皮而已，连一点儿芝士都尝不到，更别提那一大块金黄酥脆的炸肉饼了。

但为了维护我温婉淑女的新形象，我不得不这么干。

眼皮底下的炸肉饼召唤着我，诱使我将嘴张到更大的幅度，我抬眼瞧了瞧刘亦锋，他依然目不转睛、面色愉悦地看着我，我不知怎么就恼火起来。

一口咬下半块汉堡，酥软的炸肉饼终于降临。

我囫圇嚼着嘴里的食物，猛吸可乐企图迅速毁尸灭迹。只松懈了这一秒钟，立刻被刘亦锋察觉：“哎，我说，你的样子有些眼熟呀。”

我心里一惊，几乎被肉饼噎到。

刘亦锋自顾自地说：“你吃东西的样子特像我的朋友蓝漠，尤其是吃汉堡的动作……简直一模一样。”

“蓝漠？这名字不错啊。”我干咳两声，评价道。

“名字很好听吧，”刘亦锋晃着脑袋，“其实是个假小子……哈哈哈哈哈！”

他好像回忆起什么似的，居然毫不留情地大笑起来。莫非是我穿着粉色蓬蓬裙的样子浮上了他的脑海？我猛吸两口可乐，将满心怒火压入喉咙然后嫣然一笑：“她是你朋友啊？什么样的朋友呢？”真是感激在这副面孔下我居然能拥有“嫣然一笑”的表情。

“两肋插刀的好哥们儿呗。”刘亦锋答。

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既然如此，以后放学我们一起回家好了，没意见吧？”我微笑着紧盯他的眼睛，心里却很忐忑。老实说，无论他爽快答应还是委婉拒绝，似乎都

是、又都不是我期望的答案。

我怀着纠结的心情咬住可乐吸管，半晌才听到对方说：“让我考虑一下行吗？”

磨磨叽叽真没劲。

“那明天给我答复吧。”可乐被吸到见底，发出哧哧声，“那就先这样吧，我们明天见？”

“行。”刘亦锋说。

我飞快地回到家，假装安分守己地爬上床，眼皮刚合拢，心跳还没和缓，就听见老妈在楼下高声叫嚷起来：“蓝漠——”

该不会发现我偷偷溜出门了吧？

“怎么啦？”我尽量装出睡眠惺忪的声调。

“电话！”

我飞奔下楼，抓起听筒，匆忙拢了拢脑后的马尾让它服帖一些，仿佛电话那头能看见似的：“喂，哪位？”

“刘亦锋。”当然是他。

“哪个刘亦锋啊？”我手指来回卷着电话线，嬉笑反问。

“别贫了，我有事要问你。”他一本正经，全然不似平常。

“什么事啊？”我颇为谨慎地问，心里不免担忧他是不是已经猜到半路邂逅的美少女与我有关。“莫非你遇到什么人了？”我一紧张，竟问出了口。

“是。”他干脆地答道，“我在你家楼下，你出来我和你说。”

我面色凝重、趑趄着拖鞋，慢吞吞地走下楼，刚到楼梯拐角就瞧见刘亦锋那驯鹿似的瘦高身影斜倚在车库指示牌上。

“这么晚了还在外面闲逛，梦游啊？”我故作镇定地说。

刘亦锋直起身，神情严肃得好似学生代表即将上台做报告：“今天遇到一个女孩……”